

文化百科丛书

徐志摩文集

陈晓丹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文化百科丛书

徐志摩文集

陈晓丹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志摩文集.4/陈晓丹 编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8(2010.5 重印)

ISBN 978 - 7 - 104 - 03049 - 2

I. 徐… II. 陈… III. ①徐志摩(1896~1931) - 文集
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9156 号

徐志摩文集 4

策 划:魏志国

责任编辑:吴淑苓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60

字 数:768 千

版 次: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次: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104 - 03049 - 2

定 价:118.00 元(全 4 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致万维超	1
致卞之琳	2
致双亲	3
致刘海粟	8
致安德鲁	19
致成仿吾	21
致汤尔和	22
致邢云飞	22
致何家槐	23
致张子坚	24
致张友鸾	24
致张幼仪	25
致张任政	26
致张君勱	27
致张寿林	27
致张慰慈	28
致李祁	31
致李济	32
致李惟建	37
致杨杏佛	37
致邵洵美	38
致陆小曼	39
致陈中凡	112
致陈西滢	112
致周作人	113
致岳母	116

致林徽音	116
致欧阳兰	118
致罗素	119
致郁达夫	124
致胡适	124
致赵家璧	166
致赵景深	167
致钟天心	169
致凌叔华	169
致徐崇庆	178
致徐蓉初	179
致恩厚之	180
致泰戈尔	201
致郭子雄	206
致郭有守	210
致钱芥尘	213
致钱稻孙	214
致陶孟和	214
致曹葆华	214
致梁启超	215
致梁实秋	217
致章士钊	220
致傅来义	220
致傅斯年	225
致舒新城	225
致蒋慰堂	228
致蹇季常	232
致魏雷	233
致瞿菊农	234

致万维超

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

迴儒先生：

奉示暨书两册收荷。丛书征来及送来稿件颇有，但检阅实少有惬意者，又因前付稿多未印，故而稽延，非溺职也。今先交去曾虚白先生所译的名著一部。全稿有十八万字，译者索五元一千字。乞与鸿公一商，作一价目收买。摩弟三部诗集在荟集中，日内可以交去。余稿俟陆续付奉。此念

大安

弟志摩 三月八日

新城先生均候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一日

迴儒先生：

顷奉去程碧冰稿一卷，此公穷困万状，恃稿为活，此书若不获售，将为寓主所逐。文虽不佳，而其情实可怜。为此代为奉去，乞与左舜生兄一阅。苟能勉强收受，则即按最低报酬，亦彼所馨香祷祝者。此君急如星火，至祈早为之计。如必不可用，最好今晨即退还。此颂

大安

弟志摩上 星六



致卞之琳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之琳：

我此来是太匆忙了，本想找你一谈的，前天见你在班上，本想下课看你一下，又忘了。我明天就走，等回来再约会的了。从文先生极喜你的诗作，在南京《创作》月刊上有文章曾见到否？诗收到，以后如有，陆续寄我。

志摩 念五日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

之琳：

我又回来了。从文已来看过你。《华北副刊》见到你的诗，《诗刊》第三期我在动手编，要你至少三四首，但旧的多半似已被从文送做人情，深怕挑了重的，似与《诗刊》信用有关。在十日半月内，我盼望你有新作给我，请努力一下。《诗刊》既已办起，不能不继续。你夏间留此否？

志摩 六月十七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

季陵：

上海无信，《诗刊》都未寄来。《群鸦集》大致未排，改动不难，当照办。译诗极佳，哈代一诗我亦曾译过，但，弟译高明得多，甚佩。来此昏闷过日，仅得一诗而已，亦不足观。译书我主张译 W. H. Hudson Green Mansions 何如？

志摩



致双亲

一九二〇年九月×日（片断）

九月廿四日离美，七日后到巴黎小住，即去伦敦上学。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父母亲大人膝下：

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儿不见大人亲笔恐有年矣。儿海外留学，只影孤身，孺慕之私，不俟罄述。大人爱儿岂不思有以慰儿邪？上次崇庆弟来书，言已作一长书万余言，其中母亲属笔者甚多，不久即寄。儿闻信欣喜可知，然时阅四月，信犹未来。以近世交通之便，以家人爱情之切，而音信难通如此，亦可异也。从前玢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玢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国内刀兵灾病，闻之伤心，吾浙亦闻有水患，不知今如何矣。欢儿乐否，转瞬三足岁矣！（以后吾家小儿计年，务按阳历算实年，譬如人问欢几岁，答以两岁半〔现在十一月〕，旧办法实在不通，改良为是。）儿他日归，欢儿不识父矣！即乃父亦不知阿儿何若，虽见照片，不足凭也，最好盼玢媳能将欢儿一日自朝至暮行为说话，一起记下，寄我读之则可知儿性气智慧之梗概矣！外祖父今在吾家否？乐否？儿良欲慰老人而无如何，儿不久即寄一相片与老人以慰之，望为儿言愿大人安乐。祖母大人不尝望儿



归乎？今知儿又不归，得毋不乐？然幸大人为儿慰祖母曰儿既跋涉海外，必不可功弃一簣，如学不成器，儿亦无颜见家长父老，儿爱祖母非言语可宣，儿愿与老人共品清茶，儿愿坐老人怀听讲长毛故事，儿愿讲外国故事逗老人大笑，老人必喜听外国鬼子家庭社会情状，种种天伦乐事，将来儿归日当痛一畅叙，大人当知儿知识许有长进，儿烂漫天真依然无改，此亦儿独具之德，而大人所当欣宠者也。儿近日亦口念蒋姑丈，儿看外国社会事物多，愈觉如蒋姑丈之霭然君子为难能可贵，儿甚愿以年来管见所及，与姑丈共商榷之。儿迁居事，恐已于上信中述及，总之儿现居宽静自由，儿甚喜之。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自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后，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复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伦敦天气也不十分坏，就是物质方面不及美国远甚，如儿住处尚是煤气灯而非电灯，更无热水管，烧煤而已，然儿安之。专此。愿大人万福金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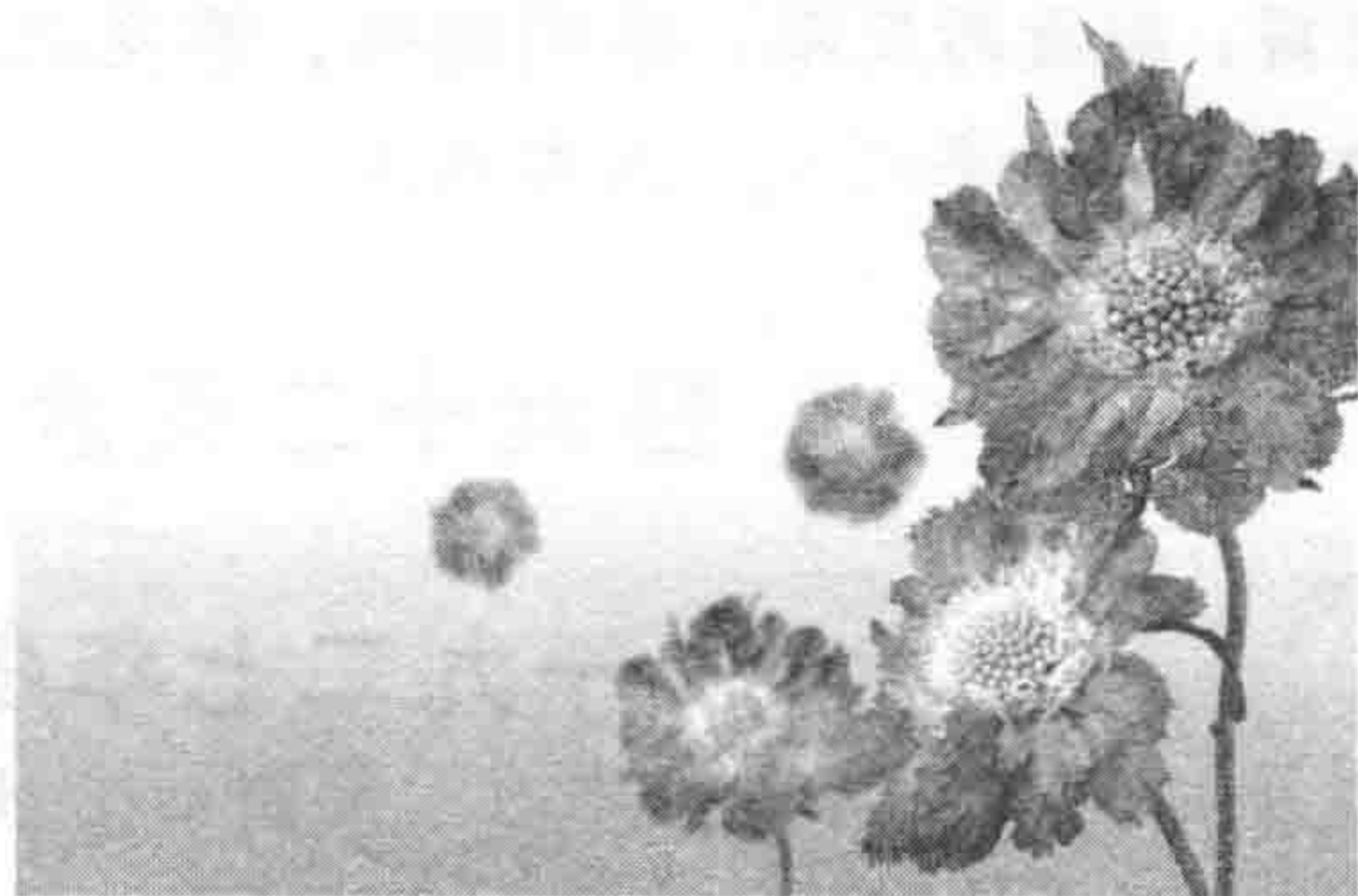
儿又申谨稟 十一月廿六日

书画出来盼甚

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片断）

……刘子庚（盘毓）当初（为蒋）作墓志铭，据云大半根据觐圭（名锡韩，谨旃弟）与不厂（单不厂，觐圭妻舅）口述，则其谬误更足奇怪，岂有九叔之亲而不知四房尚有两个年轻侄儿之理，讣文上果如何写法，想总不致遗漏，刘文云：“年三十，初丧妻，义不再娶；居九年，以父命结婚，非君志。盖始终一伦纪中人也。终以所处不纯，寝以不起。”岂非昏愤荒谬，第一续弦时，父已不在，何来父命？第二续娶何以遂非伦纪中人？末二句更该打，万一姑丈是续娶后不久即死，那看文气岂非妻有嫌疑；但事实是相处至十多年，子女生到六个之多。又文中述后裔：“子燕诒，叶出，毓修、兰徵、女四幼，徐出，孙祖同敦复，燕诒出。”遗漏亦奇。又其附案云：“……行谊略则不称心，余所知不厂所告，日记所书，哀启所述，有不能不言，而又不便明言者，此亦韩退之为柳子厚作志非受谀墓之金者可比，必如天斗恰如份量，

斯亦郭有道碑之无愧色焉。凡九阅月，十易稿，自以为可矣，再三观之，尚有繁简失当处，反覆数日删改，约百余字，此十一易稿也。噫！我安得举世尽易而为白话文，一返原人时代而后快哉！”真甚么话，如此古文难怪古文之必遭灭绝，末后一类突如其来，尤不知所之，此岂“天斗之恰为份量”耶？



可笑可怜，这倒不管，现在应得查问的墓志已否刻石？如已刻，文字有更动否？如为文刊出，实太岂有此理，徐氏固商贾之家，没有读书人，不配读古文式墓志铭，但蒋氏诗礼传家，岂尽属草包，任一无聊文人颠倒瞎写，连正字嗣续都给删除，覲圭当然特别负责，我昨去不厂处，本想问及，但彼以病甚重；神志未清，故未说话，此函请交大伯一看，即去蒋家一查，我颇觉生气也。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

爱亲膝下：

前天真好笑，头二等不卖票，委屈上海客人都到阴恻恻的三等车去，老四最为失望。幸而三等颇清，一群人坐着唱唱谈谈，也就过了三个钟头。妈连着几天辛苦，觉着怎样？胃口仍能如旧否？那晚张医生来了没有？他大约是不知，否则他一定来拜寿的。过几天上海一对小姊妹袁汉云美云姊妹要到硖石来唱三天戏，我叫他们到我们家玩，已写一个信给李芬。妈看看他们好玩不，他们戏唱得很好，上海颇有名，绰号小妖怪，苛此，敬叩金安。

儿摩叩稟，五月十四日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爱妈膝下：

爸爸昨天来，带来雪团潘园，皆甚好吃，尤以潘园多年未吃得，更觉有味，不知还有否？爸爸说，妈前晚因鼠子闹，不曾睡好，昨早上有些气喘，

不知已平复否？为念。幼仪昨天见她也病了多日，但我病得更乏，至今犹未开胃，吃食即反呕，喉间隔住，难受之至。妈要吃水蜜桃否？耑此，敬叩金安。

儿摩叩稟，八月一日

一九二七年冬（片断）

阿德虽定期初五，有幼仪同阿欢去也就够了，妈一去就逢着伤感，那又何必？老二（即雅君）怕还不得回门，反正不太迟，让妈跟他们新夫妇一起回硇如何？

一九二七年冬（片断）

……文字债欠了满身，《新闻报》、《申报》都派人来逼着替他们元旦增刊写文章，这倒不要紧，最使我着急的是我们自己的《新月》月刊，至少要八万字，现在只有四万字拿得住，我是负责的总编辑，叫我如何不担心……至于他的为学方向，不能尽如亲意，那是不能勉强的，因为各人有各人的长处，我如学商，竟可以一无成就，也许真的会败家，我学了文学，至少已经得到了国内的认识，我并不是没有力量做这件事的，并且在这私欲横流的世界，我如能抱定坚贞的意志，不为名利所摇惑，未始不是做父母的可以觉得安慰的地方。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爱亲膝下：

方才便道到甯源见省三先生，谈及伯父病，据云近日仍不见好，更令切念，爸爸返硇后情形如何，不曾得知。前函诸针药并用，不知伯父以为然否？张医药究对路否？此间中西医谈及意见亦各不一致，然于痢疾用针，则都无异议，最近情形至盼崇弟或六弟便函见告。儿本定今日一早去苏州女子中学讲演，惟彭春今日由津到申，即转轮去美，必须一见，故又临时发电改期，明日再去。妈近日福体如何？前十日较前大佳，儿心欣慰何可言喻，至盼当此冬令继续进补，得效当不少也。十九日张相生六十做寿，



即须送礼，盼即带出一缎幛来，金字我去做。专此敬颂福安！

儿摩稟上 十二月十六日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至爱爸妈膝下：

自爱亲回硇后，儿因看妈上车时衰弱情状，心中甚为难过，无时不在念中，惟此星期预备上课，往来宁沪，迄未得暇，不曾修稟问候，不知妈到家后精神有见好否？今日在大马路遇见幼仪与朱太太买物，说起爸爸来信言，妈心感不快，常自悲泣，身体亦不见健。儿当时觉得十分难受，明知爱亲常常不乐，半为儿不孝，不能顺从爱亲意念所至。妈身体孱弱至此，儿亦不能稍尽奉养之职。即如今日闻幼仪言后，何尝不想立刻回硇省候，但转念学校功课繁重，又是初初开学，未便请假，因此甚感两难。妈亦是明白人，其实何必不看开些，何必自苦如此。妈想，妈若不乐，爸爸在家当然亦不能自得，儿在外闻知，亦不禁心悬两地，不能尽心教书。即幼仪亦言回家去，只见到忧愁，听到忧愁，实在有些怕去。如此一来，岂非一家人都不得安宁，有何乐趣？其实天下事全在各人如何看法，绝对满意事，是不可能的。做人只能随时譬解，自寻快乐。即如我家情形，不能骨肉常时团聚，自是一憾。但现在时代不同，往时大家庭办法决不可能。既然如此，彼此自然只能退一步想。儿虽不孝，爱亲一样有儿有孙有女。况只要爱亲不嫌，一家仍可时常相处。儿最引以为虑的，是妈妈的身体。我与幼仪一样思想，只求妈能看开些，决心养好身体，只要精神一健，肝肠自然平顺，看事情亦可从好处着想。爸爸本性是爱热闹豁达大度的，自无问题。我等亦能安命，无所怨尤，岂非一家和顺，人人可以快乐安慰？妈总要这样想想才好。先前的理想现已不可能，当然只能放开。好在目前情形，并不过于不堪，妈又何必执意悲观，结果一家人都不愉快，有何好处？儿拙于口才，每次见妈，多所抱怨，又不容置辩，只能缄默，万分无奈，姑且再写此信去劝妈妈，万事总当从亮处看，一家康宁和顺，已是幸福，理想是做不到的。妈能听儿解劝，则第一要事就该自己当心养息。儿等在外做事，但盼家信来说爱亲身体安健，心怀舒畅。如得消息不安或不快，则儿等立即感受忧愁，不能安心做事矣。此点儿反覆申说，纯出至诚，尚望爸爸再以此向妈疏说，同意好好看顾妈心，说说笑笑。硇居如闷，最好仍来

上海。能来儿处最佳，否则幼仪处亦好。儿懒惰半年多，忽然忙碌，不免感劳，但亦无可如何也。星一去南京，昨晚回来，光华每日有课，下星一仍赴宁。耑此敬叩金安。

儿摩叩稟，小曼叩安。九月廿六日

致刘海粟

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海粟我兄：

因景秋知前晚病热昏沈中承惠访，未及一谈，为罪。顷已强病北来，京津雨水不鲜，天时凉爽，逃沪亦一乐也。欲与兄谈事颇多，然非面对不能畅，今又隔千里，奈何！然旧历七月中尚须归家，过沪时当图一叙。此次相见太匆匆，亦太热也。北京闻潦水泞道，交通甚难。然泞道难，不欲奇热相逼。况我固不能一忽离京者乎？

小鹤、若谷、济远诸兄均候！

十四年七月未日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海粟：

歆海今早去沪，见时可知详情；你可以去电万升医院找他。展览会的事承你好意，我们很感激，我一半天就去找仁山去，再给你通信。

文章别忘了做，滕固兄处代致意。我这半年立志不受“物诱”，办我的报，教我的书，多少做一点点人的事业。要不然真没有脸子见朋友了。

棣华见了没有？我有点急，但愿那电报没有闯祸，否则歆海怎对得起人，你再来信。

德生诸友均佳。

志摩 九月二十四日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

海粟：

来书言之慨然。世固俗极陋极，不可以为伍，则唯有斗之斥之，以警其俗而破其陋。海粟豪爽，曷兴乎来共作战矣。讲义收到，今晚阅过，不禁笔痒，一起遂不可止，得三千言，且较原文愈倍矣。我言甚朴，因不愿听公教之。

歆海犹未归，失意事多可叹！然得意亦尔尔，或不如失意为饶诗意焉，则亦无可比量矣。

副刊新图案何似？胡不为我造新？

老牛竟未谋面，不识最近内情。兄欲举荐者谁？荷见知。

画来均当披露。画报特刊容与博生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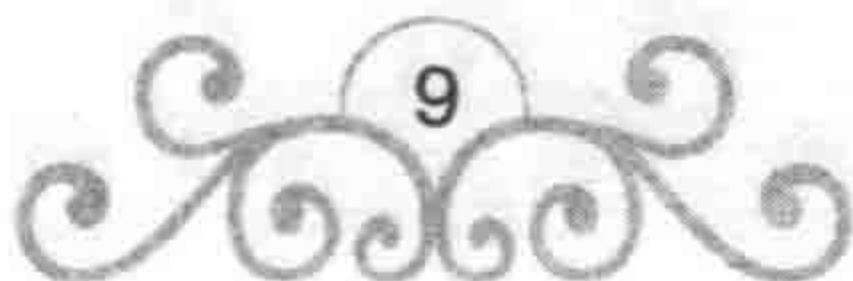
志摩 十四年十月一日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海粟我友：

连奉二函，铭感深矣。战事起，百凡停顿。展览事亦受影响，真闷损人。承问近来心绪，诚如君言，较前安适多矣。小曼身世可怜，此后重新做人，似亦不无希望，天无绝人之路，于此验矣。承嘱将护，敢不加勉！见时当为道及，曼必乐闻。兄欧游极忙。行严如留，所说事当易办到。容见时先为道及。康吴朱诸老固所忻慕。适之有此接洽，令我咽唾不置。此后再有机会，定须为我想法。我海外交游类皆如此，亦十有八九老人忘年交，有时最真切也。适之久恋上海，此间无日不盼，岂有此理！告他我的头颈已经丝瓜长了。滕固兄小说胡尚迟迟？晨报不到，想为交通阻绝故。新学制容问得再闻。即候艺安！

志摩 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

海粟我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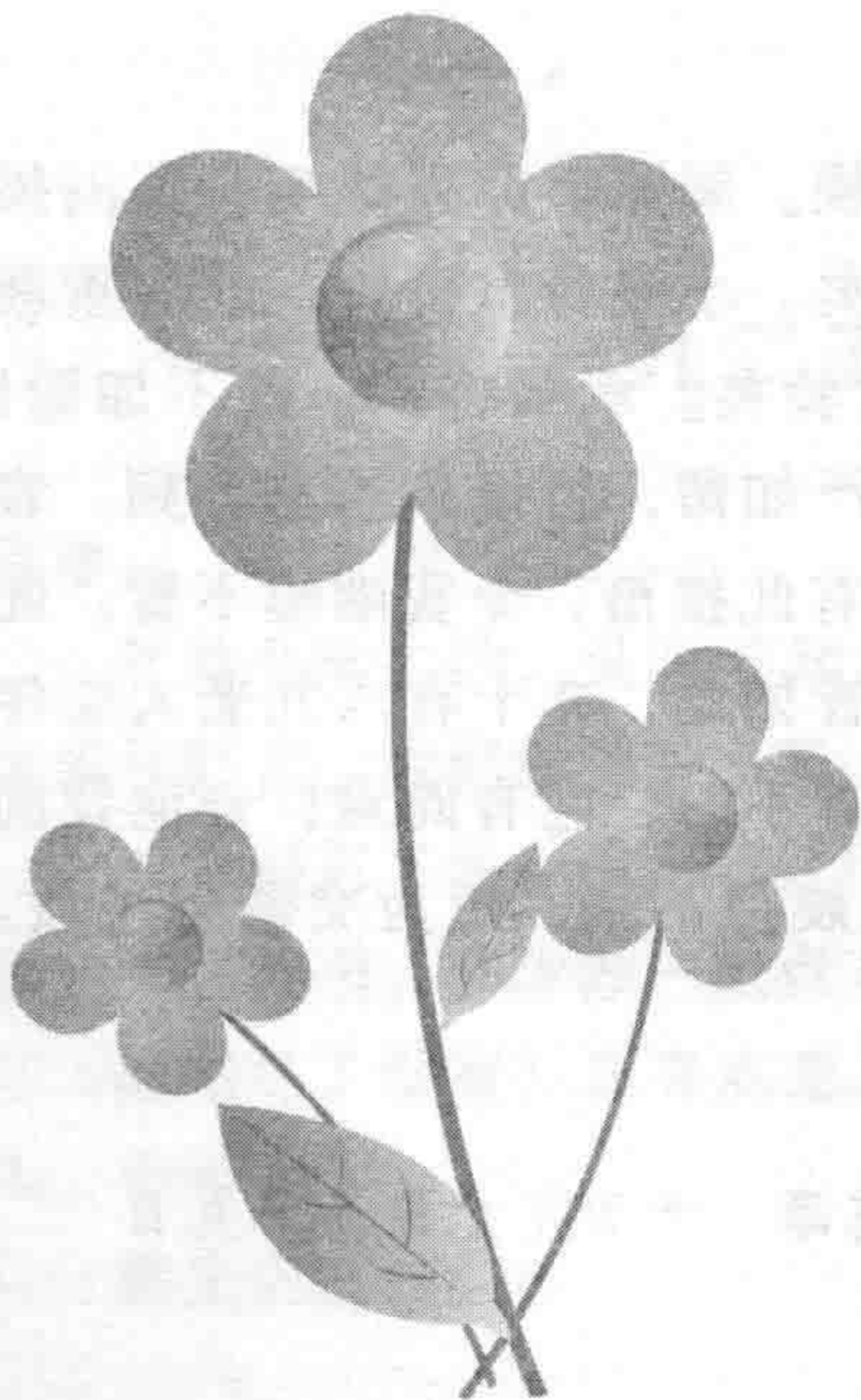
你曾经几次要我题跋你的作品，我却不敢遵命。因为我实在不能说是懂得美术，勉强的事情我是不来的。这次你又来要我破例；我先看了信，心想海粟何必一定得窘着我，眉头不由的发绉了。但等看了你信里附来的那几张作品的缩印，我不仅放开了眉头，并且在心里感到新来的惊讶和欢喜。真的，我这几天逢着有朋友来，就拿这些画给他们看说：“你看，再不用怀疑这画家的力量；将〈若〉说这还不是艺术，我不知道艺术是什么。”

海粟，你这次寄来的六幅画里确是有使人十分羡慕，甚至讶异的东西。我说这话似乎有充内行的意思，但是不，我只说我这回才在我自身的脉搏上觉出了你的艺术的表现的力量。你要我在每张上题句，但那办法有些迹近复古，我觉得不敢尝试。我决意写这信去当替代，说话也来得方便，恳切，我想你一定可以原谅的。

这次你寄来的，虽则只是原画缩印，却使我得到深刻的印象。《西溪》的布局，《秦淮渡舟》的配置与色感，都显出你的特长。最应得赞赏的是那幅《南高峰绝顶》；在我看来这是你的杰作。在这里，第一、我觉得你的笔

力，那是原来强的，得到了充分却又有节度的施展，这显出你的功夫的纯熟；第二、我感到通体节奏（rhythm）的纯粹，从地下的泥土到枯树的末梢，没一点不表出艺术的匠心周密；没一点不激荡切题的情感：这是一首画着的诗；第三、我不能不惊你的色感的兴奋，你能用这多强烈的色彩，却不让色彩的强烈带了你走，这真不是偶然做得到的，这是一个灵感；一个意境的完全的表现；这是艺术。我不能不表示我的敬意！

海粟，你的精力是可以的；我常常替你担忧，因为你在上海“非艺术”的责任太多、太重、体气娇些的竟许早叫压倒了。但你还是这自在的矫健，真使我欣慰。但



俗累终究不是艺术家的补剂，海粟，你有的是力量，你已经跑到了艺术的海边，你得下决心绷紧了腰身往更深处跑，那边你可以找到更伟大的伙伴：梵高、石涛、梯青、塞尚。

志摩敬上 十五年九月三日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

海粟：

曼像卒不能竟，最是可惜。临行又未及一谈，在沪承兄与诸友隆宠异常，深感何似。今归来乡里，遂尔隐避。新居有楼，小霞可望，早晚清静，正好工作。

兄在沪事实过忙，惧来乡之约未易言践。家君言兄曾诺堂画一幅，今构舍已成，惠赐未见，虚壁以待，想必不吝此一挥也。近得高邕之画四大幅，可爱已极。兄来当共赏之。康圣处迄未去，亦一憾事。欲求一尺方“清远廬”匾字，兄能为代谋最感。昌老近日见否？此颂
艺安！

志摩 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猥处乡陬，报亦不看。顷偶去商会，见新闻报，言及美专风潮事。觅旧报已不得，正拟书问，手示适来。然则究何因为然耶？兄如居沪不怡，何妨径行来硇，新庐尽可下榻。饭米稍粗，然后圃有蔬，汲井得水，听雨看山，便过一日。尘世喧烦，无由相逼。曼亦安居甚旷适，惟近日病眼，不能书写，甚盼兄能贲临，相与共数晨夕。围炉煮茗，并抒衷曲，何似在海上烦恼丛中讨生活也。家君因事北去，此间益形清索。兄如来能带零星画布尤佳。小鹑婚期已迫，虑不及趋贺。他日到沪，再当拜谒。吉日希飭役代买花篮申贺（或加入尊处公份亦可）。草率，并希代解。此致海粟我兄。

志摩 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海粟我兄：

连得两函敬荷。小鹈大婚想有一番热闹，不及亲贺为歉。曼日来又不爽健，早晚常病，以此生愁。天时又阴寒迷塞，令人不欢。足下所谓热度固然可以救寒，未能阻病奈何奈何！足下何日来，希早示知。时局颇迫，或年内尚不免逃难。令侄译成钜著可贺，译笔亦似见过，颇明净。嘱写序，实有所惧。摩尝赠胡蔡专作序。我不为序，不为人序，亦不序自作书：此固非牢不可破，然能躲即躲。在京却请已不知几何，此次令侄书出，看过或为草一短评何似？能豁我最盼！并希转告思训兄，多多原谅。说起此书，老蔡定乐为之序。胡不一问？《上海画报》十一月二十四日一期，有张秋帆为曼母纪事一则，请为买一份寄来，谢谢！又《晶报》能为代定否？摩曼均候

志摩 十五年十一月初七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

海粟：

日昨空手枵囊而去，饱腹满载以归，幸运何似！具见为海翁祝长生之有利也。忌口千万不可妈货，太太应用强制手段。吕班路房子，歆海兄弟俩要租，请代致朗西先生，向房东一说。即日起租，租金六十五两。余细则由歆海二兄直接交涉可也。费神，即颂无量福寿。

志摩 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海粟我兄：

今日又有事，即须回乡。美专的讲演可否移至清明以后？决不爽约。希即转致校内，即颂日安。

志摩 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